

武汉大学副校长副书记涉贪被捕



陈昭方



龙小乐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近日发生“大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

日前,武汉大学网页“现任领导”栏目已撤下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资料。武汉大学相关人士证实,陈昭方是上月3日即新学期开学前被捕的,龙小乐则是10天后被捕,两人的办公室也先后被查封。

该人士表示,这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近年揭出的罕有大案,官方高度重视,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负责,经数月调查、掌握充分证据后,直接予以逮捕。武大随后召开小范围紧急会议,宣布免去二人在学校的一切职务。

调查发现腐败案

据透露,相关部门今年五月份开始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先拘捕一名后勤部门的官员,随后又有几名学校中层官员接受调查,最后,武大主管基建、财务及后勤的主要领导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

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

59岁的陈昭方长期在武大工作,从1994年起历任武大总会计师、副校长,2003年升任常务副校长。

龙小乐现年61岁,长期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大后,历任武大副校长、副书记,2005年升任常务副书记。2006年曾获中央组

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官方称“龙小乐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扩张过快生腐败

全国各地的大学腐败案件近年频繁曝光: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

大学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1990年代起中国推行教育市场化,大学迅猛扩张,使各地大学大兴土木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建大学城成为潮流。因缺乏监督,基建已成为大学腐败案最多发的领域。一些不法建筑商为承揽大学的基建工程,紧盯主管基建的校级主管官员,不惜花重金行贿。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皆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

从农民到武大副校长

陈昭方出任武大常务副校长消息传到湖北宋河镇时,家乡人民奔走相告,为这位山区农民出身、通过多年奋斗成为中国名牌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同乡,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陈昭方教授在武汉大学学习和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在武大期间,他按照“自强、

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来要求自己,确定了献身武大的人生目标,全面扎实掌握知识,关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从学生、教师到硕士、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到大学总会计师、副校长、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历经的艰辛道路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事业的成功却是令人瞩目的。回顾他在武大之前的农村经历,更让人敬佩不已。

1950年11月25日,陈昭方出生在汤殷乡的陈家庵,即现在的水发河村4组,这里两岗夹一冲的地势,自然条件非常差。

陈昭方姐妹兄弟共7个,他排行老二,父母是普通农民,当时家大口多,生活异常困难。1957年9月,陈昭方启蒙于陈家庵完全小学,1963年7月小学毕业后,升入地处宋河镇的京山县第二中学读书。

1966年7月初毕业后,于同年9月进入本县孙桥中学高中部学习,他仅读了半年后因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1967年初,陈昭方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

陈昭方下乡回村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出工挣工分,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后来他被抽派到齐心大队、汤殷公社搞“文革”专案调查,清理无产阶级队伍。由于他是贫下中农成分,政治思想表现好,学校成绩属一流,大队、公社、区的干部层层选拔陈昭方去上大学,希望这颗好苗子成为有用之材。

1971年2月,他有幸成为高考制度废除后,宋河区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就读于武汉大学襄樊分校政治经济系。大学四年间,每次寒暑假回家,他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忘自己的农民身份。

1974年8月,陈昭方在襄樊分校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表现,在省城武汉大学任教。后经过他的艰辛努力,于2003年升任常务副校长。

近20年来,陈昭方主要从事武汉大学院系和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曾进修于中央党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79年,他被命名为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1990年至今,多次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政工干部”和“优秀党政干部”等殊荣,经常受到国家教育部的表彰。与此同时,他长期坚持从事经济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其成果卓著,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涉及政治经济学、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等诸多领域,其中担任多部书的主编和副主编。另外,他还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陈昭方的妻子易修珍和他是同一个村,他俩可谓青梅竹马,在当社员务农时就确立了恋爱关系。陈昭方大学毕业后,便与易修珍结为夫妻。婚后妻子仍在乡下,后来才随他进入武大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28岁,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小儿子25岁,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后转入武汉大学就读。

武大回应:等候检方消息

10月9日,有关《武汉大学副校长与副书记涉嫌受贿被捕》的消息引起不小的轰动。人民网教育频道记者致电武汉大学宣传部新闻中心核实情况,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承认此事,但表示:“我们也在等检察院消息,不能做任何确认。”

根据报道,该校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该案震惊内地教育界,牵涉多人,至今余波未了。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主要案情不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案件牵涉多名商人,亦可能还牵涉更高层次人士。

记者就此事与武汉大学宣传部新闻中心进行了联系,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情我们还在等检察院的消息,目前情况不明了,没有什么进展可说。”此后,工作人员称校方至今没有对媒体进行过任何确认和证实,所以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记者在武汉大学bbs上看到,学生们对此事的关注度很高。10月8日,网友“alexandertjk”发帖称“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和党委副书记龙小乐被抓”,此后已经有4页留言。

综合人民网《楚天金报》报道

揭秘国庆游行外籍人士方队

正午时分,烈日当头,从长安街向天安门城楼望去,中国国家领导人正频频招手,雄伟的故宫威严矗立。

25岁的梅诺亚把目光收拢回来,走在“同一个世界”方阵中,继续一边挥手,一边高喊“YEAH, YEAH, YEAH”,兴奋得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中国的伟大,我为中国骄傲。”

10月1日这天,美国人梅诺亚和154名外国朋友一起,穿着牛仔裤、帆布鞋,长袖T恤上用英文写着“我爱中国”,以外国人为一个建制组成方阵参加中国国庆徒步游行。

另有26名外国朋友登上方队中心的彩车,58岁的英国人柯马凯是其中之一。除了覆盖绿色植物的地球模型,彩车上还醒目地出现中英文书写的“和平、发展、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还是首次成建制地组织外籍人士参与国庆游行。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柯马凯感慨由此可见中国开放的程度之大,“不把我们当外人了,这才叫普天同庆”。

“我们不整齐,但也不丢份儿”

站在彩车上,柯马凯显然比梅诺亚能看到更多有趣的画面。

“两边的群众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就连拿着对讲机的警察和保安,也冲我们微笑。”作为友好的回应,柯马凯

时而举手摇摆,时而直接鼓掌庆祝。有位尼日利亚的留学生甚至跳起了舞。

一切都是随性发挥。彩排时,他们曾想过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比如“我爱中国、中国万岁,和平万岁”,但一到现场,广场大喇叭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于是,临时改变策略。

徒步游行的梅诺亚同样亢奋,虽然一夜没睡,可还是“YEAH, YEAH”地喊个不停,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在他的祖国,从未见过这种几十万人整齐划一的表演。

作为外国人,他们不用像中国士兵那样胳膊肘一抬就是90度角,不用像中国群众那样整齐划一。组织者对他们的要求是:可以随意一些,但也不能太随意,毕竟有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场。

柯马凯觉得,这样一来,反倒能体现出中外文化差异。

“走得整齐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强调组织纪律性。小学生上课间操就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据我所知,欧洲、北美的学校很少练这些。”

柯马凯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说,“外国人真跟中国人一样整齐也没意思。就像外国人说相声一样,要跟中国人一样,就不逗乐了。外国人不是很整齐,但也没丢份儿。嘿,大家高兴就行。”

想起绿叶的辛苦,就不累了

对于梅诺亚来说,曾经的等待让他觉得有些漫长。

前一天中午,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在人人网上,他写下这样一段留言:“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岁生日快乐!走方阵的同学们,明天天安门见!”

“同学们”都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大学总共挑选了10名留学生。晚上,学校安排他们住在留学生公寓,梅诺亚决定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可还是兴奋得睡不着。

凌晨1点打了个盹,一睁眼已经4点了,5点到清华门口,大巴正好准备出发。脸上映着北京秋天的第一缕暖阳,梅诺亚像一个新兵,踏上了这一生最庄严的征程。

校车先将他们从清华接到朝阳公园,主办方随即给他们每人发一大包零食,用来补充能量,因为等待的时间将会相当长。

朝阳公园是集合地点,在那里,他们将和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外企集团等单位的外国人一起前往四惠东,然后再坐地铁抵达最终的等待区东单。

可一看表,还不到7点,而他们的出发时间是11点。

在东单等待出发的时间里,梅诺亚也曾有过辛苦的感觉,但想想中国学生,心里就平衡很多。考虑到在偌大的长安街上,100多名外国人形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势,许多中国学生被安排充当“绿叶”。

“他们比我们练得辛苦多了。”梅诺亚记得,那天去学校,他们就练了两个多小时,但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中国学生已经练了好几个月,一次就好几个小时,不论日晒雨淋。“我非常同情他们,我常常在想,他们练这么久,就是为了最后一分钟。”

其实他们并不无聊,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方阵中总是特别惹眼,有中国学生主动找梅诺亚和柯马凯聊天,练习英文,合影留念,不亦乐乎,末了,还互留QQ和E-mail。

受到青睐的不仅有说英文的。柯马凯看到,几位土耳其

的外国专家也没闲着,他们和新疆维吾尔族的青年正聊得热火朝天。

从30多万人中脱颖而出

参与国庆游行的外国友人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古巴、意大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是人数较多的国家。最小的8岁,最大的70岁。

在北京,常住外国人有30多万,为什么最后脱颖而出的却是这100多人?

按照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副主任李洪海的介绍,外籍人士的选择标准主要是三条:自愿报名;照顾国家代表性;本人身体条件允许。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留学生的选拔,基本上都委托各主要高校负责组织。

8月初的一天,梅诺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清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打来的。对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国庆阅兵游行,他愣了一下,“当时觉得太意外了,怎么可能。”

现在回想起来,梅诺亚说,可能是去年清华留学生春节晚会上被组织者相中的,当时他是唯一的男主持人。

和梅诺亚不同,外国专家的人选有点近水楼台。

最近几年,柯马凯一直是北京市“市民讲英语”的专家顾问,参与北京的菜谱、标志的翻译。有一天,北京市外办给他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他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外办的人还问他,家人愿不愿意参加。“可女儿在国外,儿子又要准备考试,他们很想来,但都没办法。”

两次彩排,梅诺亚只参加了在北京语言大学的那次。彩车的彩排跟徒步不在一起进行。柯马凯第一次彩排主要安

排在长城饭店,一直练到凌晨2点半,但柯马凯却很兴奋,一点都不觉得累。第二次就轻松许多,只在工体进行。

没有彩排的时候,清华大学的老师就跟他们用邮件沟通,说明游行对中国有多么重要性,他们应该特别重视。组织者一再希望他们,事先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希望他们的出现能给全世界一个惊喜,到时候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可能都会采访他们。

可惜,那天,CNN的记者没有出现,中央电视台连个特写镜头都没给梅诺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那天的好心情。

从天安门一路呐喊着走到西单,转头回望天安门,几只气球腾空而起,梅诺亚说,那是他整场游行“最HAPPY的时刻”。

游行到西单时,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柯马凯饿得难受。整整十个小时,发的东西都没怎么吃。他和一个新西兰朋友步行到附近的长椿街,找了家餐馆点了几个炒菜,庆祝这最激动的一天。

梅诺亚下午回去睡了一会,晚上,又跟朋友出来喝酒庆祝。

中国展示武力,为的是和平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默雷特,阅兵在这些外国人眼中也有不同的解读。

在彩车上,柯马凯的思绪一下子飘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他的父母都是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有好几次国庆节,他都随父母坐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1959年那次,他印象最为深刻。

“那年,我8岁。焰火晚会结束,我和很多小孩一起去捡拾焰火的降落伞。那绳子直径有3米长,可以做两身衣裳。有

的掉到了树上,就爬上去拿。”

跟50年前相比,柯说,现在的观礼台多了许多,广场上的表演也不像过去分成五颜六色的好多块,而是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组织也更加军事化。

柯马凯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从过去的旁观者,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一员,这大概也是柯马凯这一生唯一的一次。“60年是个大庆,下一个大庆就要等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将近100岁了。”

去年的8月8日,在美国加州的家里,梅诺亚已经和父母见证了一次中国的集体盛宴。父母当时对他说:“诺亚,我们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去中国了,中国人力量太大了,太团结了。”

几年前,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梅诺亚执意要到中国发展,先是学中文,接着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在班里,他是最小的一个,中国同学和老师都喜欢叫他诺亚弟弟,经常关心他的个人生活:“诺亚弟弟,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有女朋友了吗?”

虽然从小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长大,可在异乡,这样中国式的关心非但没让梅诺亚反感,反而备感温暖。

在梅诺亚这位美国年轻人的眼中,阅兵见证了中国的伟大和进步。

柯马凯这位视中国为第一故乡的英国知识分子却从中看到了和平。“虽然是阅兵,但中国追求的是和平,不是战争。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中国要和平,并不意味着不要武力作为后盾,用来自卫。”柯说,60年前,中国人刚站起来时,就毫不示弱。60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人更有能力保卫自己。

据《国际先驱导报》